



扫码看电子版

全国都市报30强
安徽第一早报

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| 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44 | 2025年6月8日 星期日 | 第8722期 | 新闻热线65179666 | 发行热线65179700 | 今日4版 | 1-4版

本期策划



回忆高考

幸好是个梦

花菜

高考结束后十多年,我还会做一个梦。梦境总是在高考考场里,数学试卷发下来,全都不会,慌乱悔恨,如临末日。挣扎着醒来,松了一口气,幸好是个梦,仿佛劫后余生。

人生前半段,高中三年不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,还具备坚韧不拔、勤奋踏实等一系列优秀品质。那时年纪小,看不见广大的世界,人生仿佛只有一条路——考大学。对一个智力平平的小孩来说,高三就是永远写不完的试卷,背不完的书,还有不管怎么努力都做不出来的数学题。在数学最后几道大题面前,人简直卑微。

高三最后一学期,学校只休息周日下午半天。那时候没有辅导班,爸爸找了要好的同事,请她先生给我补习。至今都感激那位头发稀疏的老师,聪明绝顶,要不是他,我数学怕是永远考不及格,也考不上大学。因为要补习,仅有的半天休息时间也没有了,连轴转奋战了几个月,一句没抱怨过,满心想的是多考一分也是好的。永远睡不够,有时上课会睡着,也没什么关系,反正大家都困,课间教室里睡倒一片。听说今天的高三也还是这样,为梦想拼搏总是辛苦的吧。

二十五年前的高考还是七月,夏天最热的时候。平时上学骑自行车,那天我爸说要送我去。送考也就是骑车同去,我说不用,他也没坚持。像往常上学一样,自己骑车去骑车回,第一天考完才知道,我爸一直骑车悄悄跟在我后面。

高考第一天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。第一场语文,上楼梯到二楼时,左脚凉鞋鞋带断了,再往上走,右脚的也断了。我跟我们班学霸一个考场,学霸不仅聪明,情商也高,马上说:“否极泰来,你今天一定能考好。”真是个好姑娘,后来听说她考上了人民大学。

那时还是估分填志愿。估完分,我觉得自己是考不上大学了。没想到查分后发现居然比预估多了几分,好歹过了本科线,简直漫卷诗书喜欲狂。我妈以前经常提起一件事,她在单位值班的时候,有个年轻小

伙借办公电话,打给家里人,说自己考上了合工大,言语里羡慕不已。我查分那天,她上夜班,我爸一个电话打过去,她也成了同事们羡慕的人,接了电话兴匆匆赶回家。那时还没那么卷,过了线就皆大欢喜,不像今天,没考上“双一流”家长都很谦虚低调,说孩子考的不太好。

后来上了大学,毕业工作,人生好像按下加速键,时间走得越来越快。工作原因,几乎每年高考总会出现在考场门口,快二十年了。考场里的考生年年不同,考场外的家长年年不同,高考改革改了几年,但作为旁观者,觉得高考在社会生活中的分量几乎没什么变化:全社会高度重视,家长满怀期待,考生奋斗三年等着最后一搏。

实习那年,第一次跑高考,合肥长江路老一中考点,考试开始后,考点外一辆电动车报警器忽然响了。考场大门距离考场教室有一段距离,但家长群一下子都站起来了。几个家长上前,弄了半天还是响,把电动车抬起来搬走了,搬得远远的。英语考试不能迟到,有一年就有一个小孩迟到了,家长在门口哀求、吵闹、崩溃,也没有用,这一科的成绩是没有了。周围一众家长跟着同情,又悄悄嘀咕:高考这么重要怎么能让小孩子迟到呢?去年考场外,三个外地来的姑娘跑错考场,真正的考场还在十几公里外。考点内外,大家经验丰富,训练有素,警车马上到位,送姑娘们去考场。

每一年高考结束,考点外都是一片欢乐的海洋。不管考的怎样,人生都暂时过了一大关,连考点外严肃的警察那时都是笑眯眯的。站在人群里,我经常恍惚,觉得自己也考完了,明天可以好好睡一觉。然后又想起,我的高考早就结束了,明天还得上班。

前年,在考点外等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。隔离栏外除了等候的家长,还有很多拖着行李箱的学生。那是高二的学生。这一天的高考结束,他们就是考生了。铃声响起,当年的考生说着笑着走出考场,新一届的考生拖着行李箱逆行返校,与欢乐的人群擦肩。又一年的高考开始了。

高考一时,学习一生

小麦

又一年的高考来临。六月初,天气适宜,栀子、玉兰平添半城香气,真是好时节呀。与朋友开玩笑说,高考是双子座哦,双子座的特征是聪明,倒正合高考选拔人才的内涵。我当年高考是在1993年,七月的七八九号,是巨蟹座呀。

我那巨蟹座的高考平淡无奇,没有给我格外耀眼的成绩。在考前就有心理准备,对于我这种非考试型选手,绝无可能突然考好,唯一感到意外的是,我的语文分数居然也不高,这让本来就挺凄惨的总分雪上加霜。

我高中上的来安一中,是集合了各乡镇最优秀人才的全县最高学府。对于农村孩子来说,高考是改变命运最直接途径。我的同学们不止是聪明,更是勤奋,每个人的课桌被各类书籍铺得高高的。我回头想和他们说点啥,都得越过书本,等他们从书里抬起头来。

和他们相比,我的自由散漫显得太离经叛道。知道自己肯定考不上大学,我的数学稀烂,而且数学是说不就真的不会的,家里也找老师给我补过课,但补过的英语、数学、物理没有一样有效果(我现在看到家长热衷于给孩子报课外班,总是报之一笑:瞎花钱)。

数学差到没法面对,每周二下午数学考试,我只能叛逃。生病的理由用过,还真有同学上门来看我。还曾借口说头发长要洗,干不了就不去了。我爸买了一只电吹风回来。避无可避的情况下,我不能呆在家里,就只有跑出去。

没逃过学的人一定不知道,其实逃学压力也很大,没有地方可去,其实很彷徨,不能在城里乱晃,到处是父母的同事或家里亲戚,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后来,我就骑着自行车去城外水库,面对渺渺一方水,安心呆一下午。我把带来的书看完,把零食吃完,再骑车回家,时间正好差不多。不去上学,但高考的压力仍然在。我反复想,我以后做什么呢,虽然说大不了扫大街,但那只是对父母的负气之话。我喜欢看书,喜欢写作,以后能不能写作为生呢,当个记者?写字为生?当时就是这么简单的打算,并没想到,爱好最好不要成为职业,而且人是被性格和环境所塑造的,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,完全不是可以预期的。

高考三天,没太多印象。对我来说,就是中学阶段彻底落幕了。高考结束的第二天,叫上两个同学上我家,把所有课本、试卷、参考资料,统统打包抬去卖了。与父母说,我决不补习,死也不补,就是再补十年也不会考上的。

没考上,也有考上,是托国家政策调整的福祉。从我们上一届起,大学已有自费或委培。那个秋天,刚满十八岁的我来到合肥,读了两年自费大专。



本版配图/霍珀

事实上,读了大学和找到工作并无直接联系,不分配,家里没关系的话,想得到个体面工作几乎不可能。我在合肥找了几个月没有结果,还是回到家乡。我的第一个工作,落在县酒厂。我成了一个化验员,三班倒。但从这第一个落点到下一个起点,中间不到一年,凭借一个工作机会,又回到合肥,开始肥漂。

肥漂的日子当然是动荡的,肯定比不得分配到稳定单位的好学校毕业的同学,但我得感谢那些经历,艰苦而丰富。我在那么多年里,接触了很多行业,认识很多朋友,也积攒了工作经验。当2001年进入外企时,学历已经成为最不重要的环节,我的履历让公司很高兴,而且我确实没让他们失望,为公司贡献了曾经行业内全球最大订单,后来成了安徽片区主管。

现在高考比我们当年更容易,只要上了高中,就一定有个学校可以去读。但现在高考比以前更紧张了,更重视了,家长们太卷了,孩子们太累了,而学历的红利应该已经快没有了。

想对参加高考的年轻人说,这个时代,飞速发展,纷繁复杂,人生这么长,要翻越一道又一道关隘,当你站在未来想想,这个高考其实是最容易面对的一关呢。高考是一时,学习是一生,你的性格和爱好会带你到达你最终想去的地方。

加油!